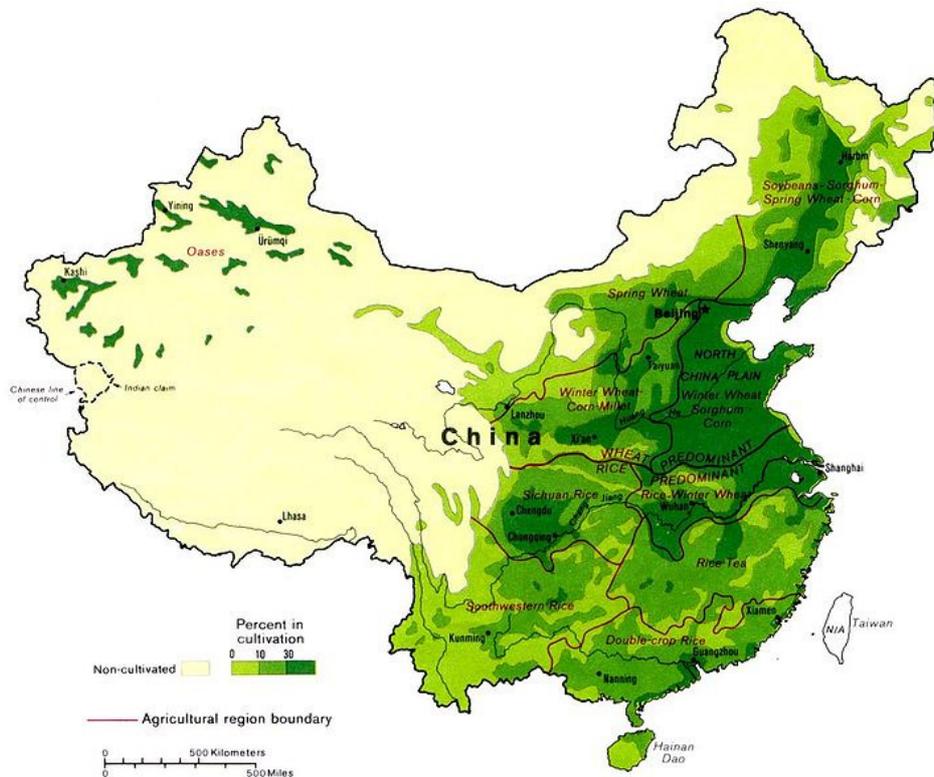


简介和评论中国的伟大连根拔起

中国的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是商会的城市发展监视器页面的一个重大主题。中国当局加快农村向城市的迁移，通过建设新的城市和鼓励农村居民目前打算搬入他们的动机是此单独一节关于这一主题。有两个原因这一愿望要实现城市化的速度较快。第一个问题关乎中国的农业部门。虽然该部门的输出是最大的世界，它被集中在中国（见，特别是暗绿色区域中^[1]以下地图）的相对较小部分。中国的农业土地的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在其他领域和整体是不足以支持大约 3 亿农业工作者在相若的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虽然城乡收入差距已不大幅增加（参阅下"城市和农村不平等"城市发展商会的监视器中引用）近年来，既有下跌。



中国于 1986 年的农业地区。

源：在维基百科：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0/04/China_agricultural_1986.jpg/724px-China_agricultural_1986.jpg .

第二个动机是希望协助中国转型从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战略向更平衡的战略，以更大的贡献，国内生产总值从国内消费和更大的服务部门。它希望新收购的农村向城市移民将寻求就业的新的城市中心，并由于较高的城市居民收入增加的消费开支将会大大促进。它也希望这些移民将通过提供在仅略高于当前城市工资率的各级劳动使平稳过渡。通过填充的小社区中国乡镇，或在某些情况下，"绿色田野"项目之外的主要城市，^[2]它希望降低基础架构成本将导致，外围进行新建的扩展名相比，城市扩张和较大的市区重建计划的费用。

由发展中国家和较先进的国家，但出于不同的原因，将密切观察中国的伟大连根拔起的过程。前者会有兴趣知道如果独裁政权可以成功比在最近的过去经历过的不那么独裁政权更容易实现的目标。先进的国家会密切留意，以确定如果超过了预期的效益，对中国和世界社会和经济成本的综合的效应。继续对中国的一党政治体制的未来持怀

疑态度的西方国家还会查看下其标准治理专栏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将评估是否过程证实或否认他们当前的怀疑。中国当局似乎急于证明他们可以实现其期望的结果，和特别是期间在其中大多数西方各国政府显示了非常不情愿在尝试任何事情，甚至稍有新的或不同的是添加了相当大的兴趣。

简短评论前两集的许诺，*纽约时报*的文章，都明确指出的主要问题。例如，它是变动的完全适当突出极其快速率的关键因素。从毛泽东的农村公社小农村土地控股与村企业大规模耕作自助者在城市地区，其余的三分之二与少于三分之一的当前农业劳动力的家庭责任系统向多个班次的中国人现年 35

岁或以上的寿命时间内发生。这是前所未有的。

它也是适当强调缺乏教育、

培训和一般在寻求和获得城市地区就业的农村村民的适应性。可能需要额外的成人培训设施。同样，从开放农村生活太多限制了更多的社会混乱的高层公寓楼可能需要更多地依赖非政府机构建立并维持社交网络内这些高密度的城市社区，以抵消身分损失的感觉。为更旧的移民必须开发新的消遣和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其家庭登记制度 (户口)，将放置额外的压力。^{[1] 3}

第二个系列的文章中带出增加的就业产生的新的城市居民家庭用品的制造。这些是被支付的从他们收到政府回收他们村里的土地的补偿。

^[4]作者使用家庭案例研究是翔实和伴随的照片和视频添加详细信息。我们无法知道哪种类型的文章随后会出现，但我们可以肯定文章将显示和他们之后将由更全面的学术调查。至少其中一些会引与此监视器中的评论。

约翰 Zerby

2013 年 7 月 19 日

j.zerby@bigpond.com

由于收到后的第一个版本出现的评论修正了早期版本的这个介绍。这些评论引起了向有轻微的改变文本和脚注编号为 2 和 3。

^[1]

注意，原始源被列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种源材料组成的工作编写的官员或雇员的作为该人的官方职责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因此不能成为著作权。在看到"版权法律的美国和相关法律所载在标题 17 美国守则"， <http://www.copyright.gov/title17/92chap1.html#105>.

^[2]例如，兰州新区

(或兰州新区)由电机车从甘肃省省会兰州市大约一小时说谎和农田正在建造。在这兰州的未来增长受制于其立场沿洪泛平原的黄河，陡峭的山坡上侧和蜿蜒曲折的成长路径上游或下游的它的当前地点或者与此案有所不同更典型的"新城镇"。其结果是，一些省级政府办事处将迁往兰州新区和它还将包含一个高科技研究中心，称为"智慧谷"。汤姆菲利普斯，请参阅"从沙子到摩天大楼：内 4

亿移动到城镇，作为中国最新城市" *电报*，2013 年 7 月 17 日。网址：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10123620/From-sand-to-skyscrapers-Inside-Chinas-newest-city-as-400-million-move-to-towns.html>.

^[3]

社会引起此连根拔起的问题未必如一些观察家们预测的那样大。对于大多数村民连根拔起不是全新的。在中国相对较少的农村村庄仍然受自 1980

年代初建立了第一个经济特区中已经出现的迁移模式。此外，提供更多的互联网向农村地区通往允许新逃难的村民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的信息爆炸。

¹⁴¹其他地方指出，在这个城市发展显示器、

村土地被正式时传递到村所有权公社分手后，与先前被传递给乡镇企业公社的控制下的资本设备。农村土地因而依然是集体所有，由每个村的居民。城市土地是国有的。这对家庭的责任制度，从公社加速转型，但它没有正式的法律依据，从一个司法管辖区（农村）更改为另一个（市）

实现。因此，村的土地财产权利仍然含糊不清。指吴伏龙观、房竹张和克里斯·

韦伯斯特，“不拘形式和发展”和中国城市周边地区的城市村庄拆除*城市研究*，卷 50，第 10 号（2013 年 8 月），页 1919 - 1934)。可在购买：<http://usj.sagepub.com/content/current>.